野談 四

青邱野談卷之四

責荊妻清士化隣氓

古有一村漢以農爲業秋多積穀而性甚不潔輒有手荒之病殆四隣之所共知隣居一兩班以讀書清貧之士四壁徒立尋常屢空而時當仲秋艱食又倍所謂家產盡入於斥賣糊口之資所餘只一食鼎而絶火亦屢月矣一日厥漢欲盜其食鼎而乘夜窺之則其宅夫人方擧火於廚烹煮作粥久而後遂用大小二椀先盛於大椀小椀則盛以餘汁未半而置於土鑪之上以破瓢覆之奉大碗出進於士人士人方

耐飢讀書之時忽見貧妻進粥驚問作粥之資出於
何處妻答曰適得五合米作粥矣士人曰吾家五合
米不曾如玉出於何處其妻滿面羞赧不能即對士
人若問曰不知其出處則吾必不食其妻熟知其士
人之固執不得已直告曰門前某漢之畓早稻向黃
投餓者人定後手折其穗一握炒之得五合之米作
粥以來而此出於石〻不獲已慚愧何言日後當縫
給厥漢之衣遂言其由不取其價則今夜不美之罪
或可少贖幸下筋之千萬仰祝士人作色大叱曰天生
萬民必食其力士農工賈各有其職矣彼漢之粒〻

辛苦何闲於讀書士飢不飢而夫人不潔之行一至
於此不勝寒心不可不一撻誡之斯速折楚来也其
妻不敢違越如教折来遂撻之三楚叱退粥椀使之
棄地夫人不敢違越並鉢上椀棄於屛處入房内硬
咽泣下蓋某漢之番即来此窺伺者所耕作也厥漢
備見首末不勝感服良心油然感發平生不廉之習
全然消磨即還其家即使其妻出所收農穀中玉米
數升爛二椀粥親手奉往進之於士人士人驚怪白
深夜饋粥甚是意外而無名之粥豈可食之固退不
受厥漢遂跪告曰小人俄以穿窬之行窺見生員主

處分若是光明正大小人即地感化大覺前非今以
清明秉彝之心持粥物以來幸俯察情由勿以舊小
人視之千万幸甚况此椀所需實非穢物出自農穀
小人豈敢以不潔之物混於孤竹君宅乎因聞叩
頭至誠勸進士人以爲彼雖不良之人今見舉動其
革心可賞彼既以清白良民饋貧士玉粥出於改過
之善心而牢拒不受則沮其爲善之路便同於陵之
節矣遂取飲之厥漢遂以一跽進入於內堂自此以
後厥漢心悅誠服畢竟從家於厥班宅廊下遂作無
文書奴子扶護上典耕田刈柴曲盡其誠其班家勢

赤稍〻饒勝云

治牛商貧僧逢明府

山僧之織屨業生者以買麻次帶二兩銅往清州市路中忽得一絅囊〻中有二十兩錢僧以為赴市者遺失精負往市而渠麻價二兩亦添入於囊中留付於知面飲食廛周行市中將為廣探其失錢者以給矣俄而牛商一人語其同類曰我以四十金本錢將買二牛而一隻則先買於某市一隻則欲買於此市今曉自某店瞋發而二十金餘錢則付於牛背矣今到市門始覺見失未知落於何處而歸市者不止未

知得之者何人其將問於何人仍問然盧頒僧知其
為錢主也遂問錢數則曰二十兩也問其所藏則曰
繩網槖也僧遂與之偕往於所留之廛遽以網槖出
付於牛商而出其二兩曰此則小僧之麻價也只以
元錢二十兩還給牛商詳計二十之數而忽為變辭
曰厥銅二兩亦吾物也俄者只以牛價二十兩為言
而布價二兩則忘未及之同執不捨僧曰此小僧之麻
價也小僧若有食錢之心則不何食二十兩只以二
兩銅生慾耶哨官主俄者明白言二十兩見失而今
見小僧麻價銅二兩忽然變辭以布價錢加入而忌

却云者其可成說乎山僧則本無黒心收拾在道之
物而還給於不覔之地暗以不良之計發之為不
成之說以山僧麻價之一時借添謂之以自家布價
之加入有此橫勒之舉滿場所視能不愧顏牛商曰
俄以二十兩錢言者只為牛價之重大舉大數乖角
之錢而至於布價以些少追入之物全然忘却於遑
忽及見加數始乃覺之寧有天下賤漢既索牛價於
生佛之人而又奪可憐之物將作己有耶豈以忘却
於遑忙之域仍為見失其丁寧之物耶衆人所見僧
商兩言俱為成說人不能可否遂同入于官〻是洪

侏養默也兩造對卞各陳其由官聽罷先諭牛商曰
汝矣所失明是二十二兩而僧之所得不過二十兩能
則汝矣所失二十二兩銅必爲他人之拾而僧之所
得非汝之物是如汝其廣求得汝錢者詳檢其數之
爲二十二兩然後推尋是遣次諭山僧曰汝矣所得
段明是二十兩能而彼之所失段爲二十二兩云則汝
矣所得二十兩銅必是他人之失彼商之所失非汝
之閑是如汝亦廣問其眞箇錢主詳檢其數之爲二
十兩能然後出給之意分付退出決訟之後兩隻僧
出市中牛商則垂頭無言有若喪魂之人而僧則大

言曰官決如是所得二十兩宜爭不給然以山僧所見錢主要不出彼豈有釋伽弟子敢入不當之物哉遂許與牛商曰此後則革賊心法勿以山僧之孤弱施之以違格政事也一市人孰不讚襄山僧之潔白哉可謂有是僧有是官

勒舊主叛奴受刑

京居一班推奴於遐方而與其本官為平生親友坐於衙中考閱帳籍奴甚繁盛至於百餘口而簡〻饒居以官威捉來其居首十餘漢設捧男女花名受贖千金以一旬為限而厥奴輩小無咎怨之色以實情

告其上典曰奴主即父子也小人先世非敢背主亡
年漂泊轉到于此生子生女有孫及曾今至為百餘
口而特蒙上典主垂恤之澤利於興販得於作農遂
為饒民而常念父祖遺來之言則以某宅轎前婢流
落他鄉內外諸孫今此許多而阻隔上典宅問安已
為幾許年云者歷歷如昨日之聞今者上典主下臨賓
若父母之復見雖有官供在小人情理豈不欲躬自
奉供乎伏乞行次於小人之家以叙小人輩情理惶
恐幸甚且相距不過一舍共足之勞不費半日矣上
典然之明日使為老奴數十輩等候於中路馬頭羅

拜前後擁護直抵奴家內外大門及家舍皆雄偉洞中無他人家奴輩族戚自作一大村寔遮迎於堂上進以大茶啖男女奴僕一齊現身其麗無慮三四百口而其中貧不應贖願從為奴者亦近數十家厥上典日饒酒肉放心閒卧將近一旬明即奴贖定日也是夜四更量數百名健奴圍其上典所在房前後十匝又壯丁數十名擁入房中執捉上典援劒脅之曰急急作簡於寓家而以家有緊故未能躬辭自此徑歸之意措語可也不然則命懸此劒其中又有略解文字者臨書見之實無變通之路以姑息之計不

得不從其言裁書而至名字則彼所不知年月之下書以徽欽頓即爲封緘傳授厥輩厥漢送其黨中一人飛奔呈官〻開封見之至年月下徽欽頓三字大嗤駭訝尋思良久忽然覺得蓋徽欽即趙宋二帝而被拘於虜中者也意其班見辱於厥漢輩遂枷囚來奴爲名者無論老少沒數縛來事嚴飭出送校卒輩漢大發校卒急往某里一邊奉其行次還衙一邊以飛到其家其行次果然見縛於首奴之家而一隊壯丁圍匝門庭矣校卒急解厥班之縛騎馬送官且厥奴輩一并結縛驅入於官庭厥輩中造謀首犯者校

舉報營斷以一律其餘衆漢從輕重一一嚴治厥班則給馬還京厥奴輩家產沒數記上并為馱送於厥班行中

逢丸商窮儒免死

湖南有一生員早喪父母既無兄弟族戚中年喪妻又無一子女家素貧窮寂水難繼實無生世之況輒欲自處而亦不得其路適其時一惡雌虎自俗離山出來藏伏於長城葛峙白晝橫行噬人如瓜行人之斷絶已有月矣生員聞之以為得其死所遂委行嶺下待昏上嶺峭嶺之萬盖三十里長矣巖石危險樹

未嘗容可謂蜀道之難羊腸之險矣至于最上峭岬脚而坐以待虎狼之來噓忽有一丈夫背負山之擔行至上峭猝見生員之獨坐卸擔於路左欣然納拜慇懃告之曰小人所負之物即鐵丸也以山物之殺害人命業欲除之今持鐵丸路適出此故遂下其夜以至於此計在碎其頭折其腰以為、行人除害之地而即見生員主深夜獨坐於此其意亦先獲小人之心也以小人獨力實亦無難而况與生員主并力則彼物無異枯鼠腐雛小人當如此如此生員亦如此、、生員唐荒未即對厥窩手拔右角上一圍

木飛上於上峯之絶頂揮打而下聲震天地生負心語曰彼雖謂我有力與之同事而我則本無力以竊獨身每實欲啖死於虎口者也是以小無恐刼恭然唑待矣必須果有一豹虎大鷲揮木之聲勃然而起跳越林木奔馳絶壁鷹騰蔔疾一瞥之間已至於相見之地以其直項之獸驅之於走坂之急觸之於大木連理之間以脐之下尻之上窄碍桒而木之間進不得退不得兼以孕雛腸滿又不得自拔生負之本意實欲嚧之於虎口何畏之有遂徐徐前進撫其頭探其鬚視若愛玩之物其虎低眉細目不敢非逆有若乞

八

憐者然生員遂百方摩撫或以頰接之或以頭納之
欲其噓之千方百歧而終不敢害之於是生員多折
葛蔓作一索大如棟結之爲勒加之於首以一脕之
大鉗之繫之於木遂擧其乕拔之於兩木之間移繫
於他木而乕則失魂喪魄圍圍若半死樣生員則唑
於乕口下矣彼九商餓自山上只見生員緩緩牽虎
之行而兩木間事未及見之怛怛下來更爲納拜曰
固已知生員主無慮一乕而垂於勒生乕之首鉗生
虎之口可謂吉文無今文無小人所貿赤鐵九四十
手而比之於生員主不啻三尺之童可不懼哉遂殺

席剝皮加之於九播之上與兩班同爲下來坐於店
幕烹席釀酒終夜酬酢至朝釃酒作別以席皮獻與
生員生員牢拒之九萬自帒中出十金銅納之生員
遂强取其半乃作別九萬大悵之幾爲落淚生員以
五百銅歸來破屋妻益悲楚生而辱不如死而榮而
葛嶺惡席之事思之甚怪無福者可謂鷄卵有骨窮
命所關死亦極難一日偶閱家中得一文記蓋有先
代逃亡之婢盤居於靈光法聖島生產繁衍多至百
餘家而自生員數世之前雖有推贖之計以彼强盛
畏不敢發生員以爲快得死所翌朝袖携本文記以

單獨一身飄然發程第幾日訪之法聖之島則蔽奴富盛果如所聞直到其居首者家即以文書出示夫發咤喝督之以五千兩収贖急於星火期於三日内捧納遑忙之擧號令之急便一狂人被草赤徉癡如流而中心所藏人孰知之第三日生員獨坐忽聞外間人聲遙遙有五六十壯丁各持一棒圍匝所居房鐵桶相似觀其事機及形已具然而未死一念蓄積恒結而每恨未得其便今當此境何酬宿願有何惧劫明燭而坐苦待其変矣必須一丈夫開户將入忽然退縮欣然納拜曰生員主來歟生員驚問曰汝是

誰也厥漢曰葛嶺上一夜同苦遍過三年之久生員
主或者不識小人而小人則豈忘生員主顏面耶急
招其園匠者大言曰汝輩速速待命也苟不要我汝
輩必無孑遺仍以葛嶺提廝事細述首尾羣收一時
戰栗厥漢遂詳告生員曰彼輩以海島化外之物不
識綱常之重敢有叵測之謀要小人於百里之外而
小人亦誤入人事有此今行彼輩刃斬之罪已無可
論而小人之罪尤極當斬然而生員主以恢廓大度
何足有介於禽獸無異之物耶五千金寶無變通而
傾渠之有則二千兩無難小人當親自收集領納於

宅矣即其地董餝犀牀五日後收得二千金馱之於十餘匹韃馬一時治裝兩班則騎之以別般好鞍馬厥漢為騶卒之領袖執鞭護後而來納於生員主宅明日再拜惜別而去生員遂以二千金物娶妻定家堂買土得產業稱為一富家而八子三女世世繁衍至今族居於唐風洞云

信卜說湖儒探香

湖南士人李基敬科儒之寶才也屢舉不中而必欲得之盡賣田土決得失於一舉趣名卜而叩之卜者曰令行有死之厄若不死則可以決科李也固問其

免死之道卜者曰道中如逢素服女人必得此女可以免死李也發行上京行幾日大川當前川邊垂楊之下有女洋避傍有美少婦女素服而立望見前路有人騎馬而來遂回身而走李也見之心異之緩驅而追踵之素服者入于一家大門中又趁入焉繫馬於門升堂而拜主人主人白髮老翁也李曰今此科行路費斷絶無以宿旅店願就高庄借一宿焉老人欣然許之喚奴子具夕飯馬繫于槽而喂之李生幸留宿焉環視其家內外墻垣極其高峻除非身具羽翼難以踰越計不知所出達夜不得寐窓已曙矣心生一

詐託病而卧日已高而不發主翁扶杖而來見李也
詐作呻吟之聲主翁問之以好言慰之曰病狀如此
難以前進逆旅荒蕪不可調病吾家不負加留數日
益加調攝小勿爲嫌李也雖幸加留一日竟晷尋思
不得其策日纔暮內中門已嚴鎖矣夜起彷徨周視
墻底則內廐板墻下有小竇劣可容身遂匍匐延頸
納頭左右擺那艱辛而入則西房之內燈光明晃婦
人讀書之聲琅琅東房雖有燈火寂無人聲潛進窓
下指頭點唾鑽穴而窺之則壁下設衾枕果無人
爲意此必是素服女之房輕身上廳暗暗開門而入

吹滅燈火潛伏房之一隅良久讀書之聲訖其婦人轉向東房而來開門却立曰此火何故自滅也多添燈油可以久存者何故無端自滅連聲怪哉怪哉童婢某也爲渠母祭出送矣送之誠不思矣似有疑惧之意旋即入來坐於鋪枕之上如頃即解衣開衾將欲就睡李也乃於口中微微作聲曰願夫人活我夫人方疑惧之次忽聞男子之聲乃大驚擁衾而坐亦低聲問之曰汝是何人李也曰我即外舍留宿之客也女人曰汝以何心深夜密室之中潛身入來也李也始述赴擧之路問於卜者謂以今行如得素服女

人則必當決科不然則必死我以決科之慾且為圖生之計今夜冒死入來其生其死惟在夫人之一言惟夫人活我其女聞之默然無語良久呼一聲乃曰吾於昨日心懷鬱寂欲觀擇女輩之洴澼暫出川邊不意逢着客主此亦天生緣分也人之生死亦繫天命何得輕死遂許同枕且曰吾夜間之夢黃龍屈盤於脇腹之上今番應舉必得大闡榮歸之路幸勿棄我必幸戒而去李生許諾雲雨既畢潛身出去睡一場天已曙矣老翁又扶杖而來辛勤問病李生曰幸蒙主翁之恩兩日調治病氣已瘳今可數行矣遂辭老

翁上京觀光果得嵬捷三日遊街將還湖南其女人
頻問其舅曰今番之科誰某得參老翁歷數之李生
果參其中女人大喜之新製華衣一襲大設宴具日
送人於街路上探問湖南新恩下來之期一日果逢
其行使人請入主翁先致賀語必須夫人脫去素衣
換着華服自內出來再拜見舅且請罪曰媳婦奉養
舅主以待百年後事乃大謬到此地境因細述其由
初逢着李生毀節相約之事滿斟一盃跪進之曰媳
婦從此辭矣願尊舅進此盃壽齊南山遂再拜辭退
備待轎子與李生一齊并鞍將翺將翔偕歸其家李

生其後官至二品

聽妓語悖子登第

昔一宰相爲平安監司有小子年十三美容貌多才藝其父偏愛之營妓中有與之同年者亦有才色使入居子舍以供文墨之戲踰年相與交合情愛甚密及其父瓜歸不忍相離相與握手涕泣而別上京後其父以家中多擾難以專工裹書帙送山寺讀書留數月思想厥妓不能忍住一日忽單身逃出向關西而走到平壤尋訪厥妓之家厥妓則不在只有其母初不相識乃自言其誰某而問其女何在則其母曰

女也方爲使道隨廳使道偏寵之暫時不許出令雖遠來無以得見矣生聞之殊甚落膽妓毋曰今旣遠來姑留數日不如還歸去也生曰千里跋涉不得一面無端空歸不如不來請媼爲我設計俾得一見面則吾之願畢矣時當冬序厥媼曰若營中雨雪則城內諸民入去掃雪其時或可混村民輩掃雪之行饒倖見一面乎生然之姑從其言待之矣忽一夜大雪營底民人盡入掃雪生頭戴箬笠腰束藁索手持一箒混入營中意不在掃雪而只頻頻擧箬笠而瞻望堂上時隨廳妓輩出而觀玩見其擧止緩慢相與指笑

之生擧頭一瞻瞥見厥妓亦在其中厥妓亦一見而旋即回身入去更不出來生長嘆而歸語妓母曰我則不能忘情徒步下來而渠則一見回避不得更見何其無情之若是相與嗟嘆轉輾不寐時雪月照耀北風寒冽忽聞歌聲自遠而近歌曰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聲音清絶婀娜轉向其家而來入門而呼其母曰某書房來而見在何處生聞之推戶躍出乃厥妓也遂携手入室敍其相思之情慰其遠來之意且曰吾爲使道進幸之妓須臾不得暫離而旣知書房主之來安得不一番相見乎吾詐稱也

父之祭忌乞一夕之暇天明則復當入去矣兩情相
會只今夜而已此後雖或復來更無相面之路豈非
可恨不如從此潛逃永遂手飛之願不亦樂乎生答
曰好矣汝言誠是矣厥妓遂適搜箱篋持其銀金寶
貝簪珥之屬綾羅錦繡衣裳之類畧作輕佳不告其
母遂與生夜半逃出遂向殷山地買小屋而居之賣
輕裝而資生焉一日妓謂生曰吾輩逃命在此雖幸
遂願不可永作此伏況書房主以宰相宅貴重之子
不勝一賤妓溺愛之情不顧父母亡匿此土其爲得
罪於倫紀者多矣將何以自立乎生聞其言始乃瞿

然大悟曰然則爲之奈何妓曰惟有科擧一路可以贖罪書房主前日未讀者何書耶遂購其書以來勸使讀之若少惰則必減其膳而苦勸之晝夜不暫息又遍求他書如是數年妓謂生曰書房主自量腹中之物如何今指可以做科工矣生曰雖欲做之不知科文程式奈何妓乃遍求邑中善文者之所作及近年科塲之文使依倣做之生本有才華又數年勤讀文勢日進所做諸篇無非佳作又使之謄出數本試考於善文者莫不稱讚妓曰今則庶可觀科乎生曰可矣適有大比之科妓乃優備資裝以送生遂上京

往於旅舍斜日曉頭隨諸生入場望見懸題操紙筆並書而呈即一天也其父適以命官擢其文爲第一上覽之亦加稱讚御手坼秘封乃是名不知而觀其父名則即是命官也　上顧命官曰卿之子登第矣投示其券命官取而視之則父名則雖同而職啣則云是前平安監司也見訖泫然流涕　上怪問之命官起伏對曰臣果有子而死已十年矣誠不知此何人也遂命呼名召上進伏榻前而親問之生自初至終詳細一一直奏命官亦在傍聽始知其子之不死矣　上大奇異之特命賜樂使命官前導歸家行會

本道本邑治送厥妝栗轎上來永作小室焉

被堂謫露眞齋析簡

廣州一措大不文不武地卑家貧不能力農以內助支過而以若干世誼戚誼之在京三十年出沒洛下而以文望才華之一無可取不得結交於一箇官人其妻訕之曰士子之遊京者居半以着實工夫賭取科官之地否則納交於利勢之家以爲依托之地而至若夫子則既無文字科官非所可論三十年洛下宜有一箇情交未嘗有一張存問妾心疑怪無或酒色之沈惑耶雜技之外入耶措大實耻其言之有理

而無辭可答況吟良久乃瞞答曰吾非病風之人三十年遊洛豈徒然哉果有某姓某人自少親密而同戚窮困恒曰若為西伯則給戚一家産云其人每昨年登科今為應教吾之上京必留是人之家早晩必得其力矣其夫人聞之每於朔望用饌祝天以某人之為西伯每聞某人之陞品與否其夫則每以尚遠諉之過六七年後適因親黨之來往得聞某人之為西伯而措大時適上京矣待其還跣足出迎曰某官令為西伯云何不往見須以明日發行措大聞之不勝悶迫乃佯曰到任屬耳稍俟後日何用躁躁妻信

之過三朔後其妻從之曰何不往也曰無馬也已浔
貰馬則曰身病也其妻曰然則須送人也曰誰爲我
作千里之行乎妻曰已約某隣之某漢盤纏亦已備
置矣措大悶甚亦謊以無簡其妻乃以一大簡授之
措大東推西托百般圖避而無可奈何乃終夜籌思
遂冒沒裁一簡皮封曰箕營節下〻執事入納露眞
齋上候書裏面曰云〻小生以迂怪儒生畸窮所迫
不辨雲泥有滿敢此修候於素昧宰相未知台監辭
惑何如實状載賠錄下諒伏望則紙云小生以迂濶
身無散漫持心少失文學世之產業蕪之不繫出入

邀遊京洛殘盃冷飯不慊苟且一年二年如此如彼零
星妻子歸之於秦越之視如千稼穡屬之於笆籬之
邊鄉黨賤棄親戚排擯只賴室人賢哲祭祀之奉子
女之育猶以成樣所謂家長有若無矣如是者三十
年于茲矣一日室人以小生之積年遊京不得一長
者交遊每致嘖言雖以婦人之言實無可答閣下自
儒時地閥文望必將大徹故遂舉閣下之名歸辭以
慰妻曰某人實與我膠柒而且有丁寧之約曰若為
西伯則惠以一座壁云云以此瞞之此蓋六七年前
事也實出於一時彌縫之計而老妻則認為真誠信

之無疑一自其後亂飯之祝沐髮之禱皆顧某人之
爲西伯自執事登科以後精識愈勤企待愈切每聞
某大人今至何官生之於執事實無半面之雅而惟
恐前言之歸虛以去年某官今年某資一一荅之有
若眞箇親密者然頃者因其親族遂聞台監之出按
西伯要使小生親往乞馱小生之煩惱當如何哉託
以無馬則借馬以待之託以身病則雇人以送之甚
至託以無簡則出一大簡與之到此情地一倍悶惱
誠欲中止則前言之虛妄綻露且欲修書則台監之
素昧何哉小生今以迫隘悶惱之意不得已悉暴顚

未惟執事哀憐之諒恕之書畢授之内君内君即拾
隣漢計給盤纏即地起送厥漢到平壤營門洞開納
上書簡巡相坼見再三循環蓋西伯自玉堂之後每
以朔望夢至一家見一班家夫人精潔沐浴清水甑
餅合手祝天曰使某人爲平安監司云某人即自家
姓名也心甚怪之不識其故矣今見此書與夢兆符
合怳然大覺一是情地可憐一是精誠可感遂拾來
奴近前其宅生涯之如何疾病之有無兒稚之長養
條〻下問一〻詳探真若竹馬故舊探其奴之心亦
曰某生貧士果有京洛好親友矣雖窮居鄉曲豈不

可畏哉巡相使其奴留之下處饋以盛饌過二日巡
相招厥漢回汝宅生員主果是慈竹之友宜有財物
之惠而以汝卜重不得付送當自營販送而汝之生
員主偏嗜藥果故令以一櫃送之汝其視之使之開
蓋果油蜜果也遂掩蓋裹以油紙結以細繩封而踏
印且問來奴之有父母以二十五大藥果剝裹以給
使歸遺其父母厚給盤纏並書札出付使之促還其
奴歸期漸近夫人懸望甚切而措大則以其所爲慮
無益浪憂惠萬端便成不病之病一日妻忙告之曰
某奴歸業斯須之頃進至柴門之外老妻出立軒外

而措大則不敢開戶穴隙窺之厥漢果爲入來而措上有封物所賚方在疑信之際厥漢納拜內庭夫人先慰行役之無事次問所賚何物忙索答札與之措大皮封曰露眞齋執事回納其伯謝狀裏面曰遠承徽音披閱如對矧審動止一享佳勝弟莅任僑寓公務多端撓惱何言關河千里雖難枉臨第待日後即臨京第則實多長語之可敍不備藥果一樻伴呈措大〻發生氣魏〻以士大夫氣像自處推窓起唑呼來奴曰遠涉千里其勞良苦厥漢曰幸蒙下念無事往還何敢言勞且蒙使道寬厚並有小人母藥果之

饋莫非生員主德澤遂以使道分付之如是接待之若
此一端仰白以別果藥果出饋其父母兩班之生色
大矣措大遂入內解積出一立喫之此是平生初喫
之物也夫婦相顧稱其味異常次次捲之則藥果不
過二重而積中又有中層邊有一指可容之穴開之
則實以天銀子一斗計其直過萬金有餘措大夫婦
大驚喜不覺踴躍三丈措大遂賣銀買土至為廣州
甲富云

訟夫(寃)錦城女擊鼓

羅州有一士人家貧無婢僕自樹農業為其妻與妾

亦尋常與鄉人無內外之別門前有菜田數畝其女
子年則過笄而手自鋤菜其隣又有常漢之田厥漢
亦同時鋤菜以微言侵侮其處女〻〻怒曰我則兩
班汝則常漢何敢侵侮我乎厥漢曰如汝兩班吾家
廳底井〻多矣處女念怒即還其家飲滷水而死其
父發告以常漢逼殺其女之罪誣訴官家自官捉致
厥漢嚴治牢囚勒捧侤音而月三同推厥漢痛其非
辜因在獄中日夜涕泣兩目俱盲其妻東西求乞以
資獄供更無以繼給之遂盡賣家產辦得數貫漨給
其夫曰吾今力盡無以相資艱得二貫以來方將上

京欲擊申聞鼓其間須以此錢繼命慎無死也必待
吾還也遂相持痛哭而別轉轉乞食達于京師時慶
熙宮爲時御所尋至闕下爲路傍酒家之傭雇爲人
誠慇勤實每事稱意其酒家甚喜之一日謂酒家老
媼曰吾聞申聞鼓在闕中有冤者擊之云何由得一
擊也主媼曰汝有何冤而欲擊之耶其媼乃細述顛
末仍悲泣不自勝主媼憐之因禁中奔隷之來飲酒
者備述此媼冤苦之狀使之周旋得以一擊厥媼遂
入擊之闕內驚擾捉送厥媼于秋曹使之捧供以入
刑曹吏輩聞之亦冤其事而哀其情善述原情而奏

之上覽之大加歎賞命差御史往審理之刑曹關文爲先到營先聲已及於羅州獄卒聞之急走來呼獄囚曰某阿某阿汝妻上京擊申聞鼓審理御史今方下來云矣厥漢聞之大呼曰然乎不覺蹶然起坐兩目俱開御史下來細閱文簿一反前案得以無事出獄

肆舊習與熊鬪江中

盧貴贊者以宰相家奴得罪叛走逃在驪州以刺船爲業然素悖慢無賴以惡船人聞於沿江一日載商賈發船向京師掠岸而過有一措大短小骨羸髮半

白衣蒿若不勝者背負青褓裹手持一節立岸上呼
曰願載我必歇老脚也貴贊舉面而視顧措下渡曰
待彼岸措大如其言循岸疾走唯恐其不及於船也
氣喘喘至下渡立而俟之貴贊及渡又不見也放船
而下措大又呼之貴贊又指下渡措大又循岸走氣
喘喘欲死依杖而立下渡貴贊又如不見也放船而
下如是者三而貴贊卒無意載措大措大猶逐船而
行睨視船去岸畧二十步措大少縮身一聲發劃倐
身已在船中舟中人大驚貴贊初以一措大忽之及
見其勇俯伏請死措大不荅坐船之東頭解袱裹出

小碗僅尺餘於是飽裝取火而還坐東頭喝貴賓曰汝往坐彼西頭下向吾面而跪貴賓不敢出一聲退去西頭下跪坐不敢仰視惟頻頻睇視措大措大擧碗正向貴賓眉額將放不放敲爲持重貴賓面如土色惟合手向上口不絶死罪身亦不敢少動措大睜開雙眼默視良久瞥然敲下聲在白日貴賓已倒身中人皆驚惶知貴賓已死亦無敢言者措大徐納其小碗而還東之然後就貴賓扼擧其項候氣息久而乃甦渾身無傷惟其頭禿髻不知去處措大呼貴賓使泊船措大乃下船登岸之高處而坐使貴賓下船

貴贇下船又使伏貴贇伏又使解袴露臀貴贇露臀
而伏聽命惟謹楷大舉手中杖三打貴贇之臀各異
其處杖從手肉不見杖出然後血始迸流淋漓貴贇
復絶而甦楷大乃捋鬚厲聲責貴贇曰汝不聞公州
錦江李沙工之説乎一日七渡人而七還渡必無倦
色其人指江上山而謂之曰爾死必葬此沙工死葬
其處子孫大繁至今從來錦江者輒指而語曰此李
沙工之墓也今吾兩足繭沙水泡泡起而痛甚寸步
甚艱敢求載乎汝而汝不我載夫不欲載則已矣三指
下渡又何其困我而欺我若是甚乎此後則勿復作

惡如是今幸逢吾救饒汝性命誰肯活汝乎貴贇叩
頭稱恩德不已時適有騎驢而過者貌若秀才而年
少見措大之治貴贇揖而前曰快哉快哉是嘗困我
乎船者既載我而以計還下而張帆逃去我徒步窘
行幾不及於試期及還又遇于斗尾謀於同行執之
納倒水中厥漢能泅水出沒若輕鳧示其無畏於
水中以臂辱我々雖忿怒撐中而無可奈何今先生
治之小子疇昔之恥少雪矣措大不答飄然向龍門
山而去其步如飛貴贇歸家調治幾歲餘指乃起
動頭髮赤鬆然漸長然臂上杖痕色青赤如三蛇橫

斜自是貴贇棄船業惰遊赤自對。不樂其後舉相
家赦叛罪復來注京師如舊嘗夜行至鍾街上入屠
肆醉酗而出為羅卒所獲貴贇踢羅卒傷脑衆邏卒
齊出縛之聞于大將大將拿貴贇入鐵毆曰冒夜禁
行已是難赦之罪而況踢傷羅卒何等大罪必可殺
也將重杖見臀有三大痕大將性惡蛇猶不欲見其
似者付從事官而語之以是得少緩貴贇解焉復歸
驪州三年不敢出一日貴贇遍注上流上流有絶巘
壁立穹然而臨于江者曰白巖有稚童走謂貴贇曰
此巖絶頂有大熊方睡甚肥其肉可飽百人貴贇急

掉船抵巖下因以手篙直上其巖乘熊之睡熟盡力擊之熊大驚起拔巨石滾下因大鼓吻咆哮直向貴贊貴贊走熊逐之貴贊棹船至中流回頭見之熊已在船尾貴贊又舉手篙擊之熊迎奪其篙折而反擲之貴贊又以他篙擊之熊又奪之貴贊盡撤舟中之械無以繼之貴贊乃徒手立熊乃攫船々將覆貴贊惶急欲避匿自恃其善泅翻身入水熊亦入于水是日江左右觀者如雲人與熊入于水寂然無跡俄而去船處二里許波濤洶湧狀若龍戰少須貴贊浮出乃尸也熊則出于淺處而人立人莫敢近者熊徐々

向砥平縣去後聞趙撰山中有熊為櫳硊所中死即
是熊云

定名穴牛卧林間

昔有湖西一士人為親山緬禮積年經營聞朴尚義
之為當世名風水畢竊厚幣迎置家中奉以別堂厚
其供饋水陸之珍山海之錯惟令進排稀異之物難
得之種極意求索以副其請一言一事未嘗少咈其
意殆同燕丹之奉荊軻務積誠意三年如一日不敢
小懈時當深冬朴也謂主人曰今可作求山之行矣
主人大喜準待鞍馬盛備行具並騎而往行至魯城

敬天之下擒馬而步入山未半料也忽稱腹痛不可作行仍曰此病食生芹菜及生馬肝方可治療云主人曰然則回至家中可以周旋云料也曰白馬肝尤是良藥見今主人所騎之馬是白馬也盡椎殺而出肝也其主人聽罷業火大發不可忍耐遂呼馬夫及僕從提下料也數其罪曰吾爲親山緬禮聞汝山眼甚高故迎致家中多年供奉凡汝有言〻下即從不敢少違多見不是之處遂心之事而爲親大事不可不務積誠意故屢意忍住今至三年則吾之誠意不可謂不至也今於求山之行忽稱腹痛者汝之所爲

極爲痛惡至於生馬肝生芹菜云云尤極駭痛而吾猶不敢違拒要與回家者吾意亦可見也彼馬之屠寄非難事而此亦回家然後可以屠殺者汝必欲在此椎殺汝欲屠乎我親自屠殺乎如此恃術驕濫之漢不可不一番痛懲俾不得復肆如此氣習遂剝下衣服緊緊結縛赤條條地掛於松樹下仍率其奴僕下山去了魯城居士人尹昌世偶作山行忽聞遠遠地似有人聲遂尋聲而進漸聞話人之聲出於樹木間急往觀之則果有一人渾身無衣掛在樹端全體皆凍幾至死境尹士大驚哀憐解下結縛脫自己所服

之衣〻之攜手下來至于其家溫爇房堗厚舖衾褥灌以溫水饋以米飲始得回生問知其為朴尚義尹士亦欲親山緬禮方在廣求之中朴也感其再生之恩謂尹曰欲得山地乎尹士曰不敢請也固所願也朴曰第隨我來同行至某山中指示曰此中有名穴即欲擇給於某人者行緬禮則當大發福仍不為占穴即為辭去尹士雖得名墓大地穴處不知的在何處屢得地師上下山谷而終不得正穴一日率衆更地師騎牛而往又欲定穴而人各異言是非紛挐終莫能質定如是之際所騎之牛不知去處四散搜覓

則牛臥在樹木之中牽之不起打之不動足攫口穿似有指示之意尹生始悟告于牛曰汝之卧處是此山之正穴乎果是正穴則吾當以此處裁穴汝須即起動牛似若傚聽仍即起來尹生遂排衆議以牛卧處裁穴移葬親山此即魯城酉峯山也其後尹生連擧五子即八松兄弟伊後子孫昌盛纓組暄赫名公巨卿代不乏人不但爲魯城甲族遂爲國內大族人鮮與匹云尹昌世嘗於夏日無論山野之行見牛之在暑炎中喘喘者必移繫於樹陰之中故終身食牛之報如此云

老學究借胎生男

昔有京居一士人因事往嶺南地轉入太白山中迷路越店日色向昏遂投宿於一村舍其家内外俱是瓦屋無異京第求見主人請寄宿其主人儀容甚偉鬚髮半白快許之饋之夕飯主人問曰年歲幾何而有子女否士人曰年未三十而子則殆近十蓋一經房事則輒生子矣家素清貧而子姓滿堂還為憂患矣其主人顯有欽艶之色仍嘆曰何許人有如許福力耶士人笑曰憂患中大憂患何足以福力稱之耶主人曰年過六十尚未産育雖積穀萬石有何世況

乎使我若有一子則朝飯夕粥亦無恨矣今聞尊言
豈無欽羡之意乎其翌士人欲爲辭去主人挽之烹
鷄磔狗豊其供饋至夜屏退左右引士人入挾室從
容語之曰吾有衷曲可告之事矣吾生長於富家今至
老白首不識艱窘之狀復何所願而第子宮奇窮平
生不育一子爲其廣嗣偏房副室亦非不多矣祈禱
醫藥靡不用極雖平日宜子之女亦未有娠桑榆漸
迫奄成窮獨今亦家畜三妾年皆二十內外而亦無
喜消息雖他人之子一聞呼爺之聲死可瞑目矣今
聞尊座一交即孕云願藉客主之福力欲施借胎之

方未知如何士人驚謝曰是何言歟男女之別禮防至重有夫通奸法意莫嚴雖一生素昧之間不敢萌心況數日主客之誼何忍發口送旅常漢之婦猶不可況士夫之別室乎其主人曰渠雖賤物且自我發說則必無可嫌夜深人靜日後生子誰得知之言由心腹毫無餙詐幸憐此漢之身世即賜俯從使此無子之窮老得聞生子之喜報則生生世世此恩如何可報在尊為積善之事在我為無窮之恩事之兩便莫過於此安用固辭為也士人尋思良久以為渠既懇請異於自己潜通且既出渠之真情似無他慮雖

以外面人事再三辭拒男女大慾人孰無之乃曰揆
諸道理萬萬不可而主人之請如是懇摯惟命是從
而吾心則極不安矣主人聽罷大喜攢手稱謝曰今
賴客主之德可聞呼爺之聲矣遂語其由於諸妾三
夜三妾輪回侍寢其三妾亦意必生子問士人之姓
名居住暗記于心中三宿之後仍為告別主人厚有
贈遺皆辭以卜重仍為出山還歸京第其士以多子
之故調度極艱有婦有孫食口恰過三十數間茅屋
無以容膝三旬九食十年一冠亦難變通遂分散諸
子使之贅居只老夫妻及長子同居居然過二十春

秋一日無聊閑坐忽妙少年三人騎駿馬聯翩而来升階上堂納頭便拜主人見其衣服華麗擧止端雅乃慌忙荅拜問曰客主自何而来前日似無一面之雅矣三少年曰我等即生負之子也生負主不認某年某地如是如是之事乎吾輩俱是伊夜所孕之子也並皆同月生而日子稍有後先今年爲十九歲矣幼少時只知爲老人之子及至十餘歲母親細言其曲折始知爲生負主之子然生負主既不知住在何處且十餘年養育之恩極爲隆重不忍一朝背之欲待老人之下世爲歸侍之計十五歲同日娶婦待新

婦禮於其家再明年二月其老人年八十一無病而
化厚其殯斂擇吉地依禮營窆服𦙶三年以報其恩
今則祥禫已訖故茲懇母親之所託兄弟三人聯戀
上京今幾來謁吳士人恍然大悟細察顏色則果皆
酷肖遂將此事言于妻子及子婦等使之各〻拜現
且曰汝之母今年為幾何而皆得無恙否三子各〻
對之又曰略察生員主家計萬不成說行中適有携
來者使奴子解行槖出錢幾兩使之貿來貿柴以為
朝夕之需其夜三子從容語曰生員主春秋既高書
房主亦早年失學科宦似無其望又地無立錐秋堂

礒君赤手白地何以資生不如落鄉以度餘年如何士人曰吾亦有意落鄉而其於無田土庄舍何哉三子曰某村老人是屢鉅萬富人身故而無他族戚其財產盡爲吾輩之有斥賣家舍盡室行次則可以裕足無憂矣士人聽罷大喜曰然則何妨遂貰馬貰轎卜日起程至其家見三妾及三婦其士人入處大家其三子各奉其母析居于隣舍過數日後士人備祭物往哭于富翁之墓其他贅居之子次次率來令產同居前後左右揔數十家其士人周廻輪宿三妾之家以續舊緣好衣好食以度餘年其富翁之祭終三

子之身不廢云

鄉先達賢人送命

申判書汝哲己巳後因午人之用事解將任家居至甲戌 天心有悔悟之端 坤殿有復位之機申公先數日預先知之而申公將起廢拜將任仍以換局而羣南亦暗察其機多歧偵探預約善財者數三人傳藥于矢要於中路以為財殺之計申公洞裏有武弁一人自鄉上來家甚貧窶百口頷顑無論晝夜每來相訪申公雖家食不敷而每饋以酒食或助以粮饌而其弁亦西人之類故多年積歷未沾斗祿一日

申公邀致此弁曰今日適寂寥消遣甚難與我博戲何如博者雜技也無所賭則無味吾輸則當致千金君輸則必從吾所言而爲之也其弁許之試一局申公輸之其夕卽送千金于其家其弁意以爲一時弄談不意其如是快施大驚異之其翌又邀此弁又設博局曰昨輸一局不勝憤嘆今日又賭一局以雪前恥也遂對局其弁輸焉乃曰今日則小人輸爲賭當施行未知使道敎小人從何言乎願指敎爲申公曰吾從當有指敎第姑留吾家食夕飯同宿吾舍也其弁不敢違命遂留焉夜半申公以密旨拜大將曉當

赴闕受符遂出甲冑二件使其弁穿之戴之申公亦全身披掛又命奴僕速鞴二匹座馬以待之其弁以申公之命雖不得不黽勉從之疑惟萬端惝恍莫測仍問曰使道與小人深夜披掛將欲何爲又使鞴馬將往何處乎不勝疑惑敢此仰叩申公曰將有往處君何以知之乎第從吾言從當知之遂趂曉滿餽喫朝飯牽出自家平日所嘗騎之馬使其弁騎之申公則換他馬騎之使其弁在前申公在後聯翩馳進闕下過觀象監峴年當偵知申公今曉當由此路而進預爲埋伏善射者彎弓以待之見彼弁之全身披掛

騎駿馬前後擁衛而過去認以為申公遂發矢弓響
動處其弁應弦而倒申公乘其隙急急馳馬而過之
惡黨始認以真箇申公雖悔悖恨之誤中而未及馬
陵之舞發無可奈何遂得免禍入闕受符軍國大權
遂都歸於申公仍盡逐午黨進用西人又備棺槨衣
衾厚瘞其弁其家屬又頻頻顧恤其子待闋賑付之
軍門厚料以終其身云

掘銀瓮老寡成家

昔有閭閻一寡女青年喪夫只有乳下二子家計食
貧朝不謀夕其家在六角峴下後有園可以治圃者

一日為種菜資生計方欲耕治揮鋤之際錚然有聲見一石方正大似盒蓋樣始用鍫鍤之屬除其傍土擧石而視之則下有大瓮一座銀貨滿其中遂急掩其蓋石復取土而埋之踏而平之又不向家人說道人無有知之者家雖至貧而教誨二子極其誠勤次第成就文筆優餘知道理識事體奄為吏胥佳子第遂各為宰相家傔從以其人事伶俐有文有筆精白一心其宰相亦寵愛之未幾兄為惠廳書吏弟為度支書吏家勢稍饒其母寡婦老而無恙備享榮養孫子亦七八人成長者或為傔從或為廛人一日其

母會其子孫及婦女詣後園埋銀之所使之破土舉蓋以示之諸人皆大驚曰銀之埋此何以識得乎其老母曰吾於三十年前意欲治園親自修地揮鋤之際此石露出故去土而舉蓋視之則銀滿一瓮其時生計艱窘非不知掘出賣之則可作富家而第念汝輩尚在襁褓知覺未長趨向靡定習見其家富之樣不知世間有艱難之事好衣好食飢寒不識長其侈習養其驕性其肯屈首於問學從師之業乎沈溺於酒色外入於雜技即是倘來事也故視若不見仍為埋置使汝輩知飢寒之可憂財物之可惜無暇念及

於雜技不敢生意於酒色俾得孜〻於文墨之事勤
勤於契闊之業今則汝輩幸已成就年既長大各有
所業家業稍饒立志既固雖掘銀而用之似無後汰
浪費之慮又無外馳走作之患故指示汝輩使之撒
費日用矣自是以後次〻發賣得數萬錢遂為巨富
而其老好作善事飢者食之寒者衣之親戚之窮困
不能婚葬者皆厚助之又於冬日必作襪數十乘轎
而出行見乞人無襪者必與之蓋以寒苦之最難堪
者足凍故也又周行於所親知家貧窮者每周其急
草屋之未蓋者使之棄屋尾家之傾頹者使之修改

計價而給之其老寡年過八十無病而逝其二子各
年過七十老退吏業官至同知追榮其三代其後代
代子孫繁盛或登武科歷主簿察訪或以軍門久勤
經僉使萬戶云

倡義兵賢母勗子

金兵使見臣龍灣將校也其母年未笄許婚於同鄉
某姓人受采未幾其夫病死金母以為雖未之醮旣
受其幣不可他適仍聞訃即裝喪而赴仍奉舅姑極
其誠敬過三四年為覲其父母作歸寧行洞里富人
金某者即數十萬巨富也時適鰥居聞其女人之貞

烈賢淑欲為繼娶往見其女之父請以萬金為壽願
為之婿其女之父素是貧窮聞萬金之說雖是流涎
想其女之烈節誠無以發說遂謝之曰幣誠厚矣女
兒之守節甚苦不可奪志矣金某屢次懇請而終不
之諾金某遂謝去其家素是貧家內外不甚遠其女
子在內竊聽之待客之去呼其父而問之曰俄者客
來所言云何其父曰別無所言其女屢度迫問其父
乃曰雖有云云不可向汝傳說矣其女又懇問乃曰
欲以萬金娶汝為妻矣其女曰父親貧窮小女之心
尋常悶迫而無計奉助矣今萬金誠大財也得此則

父親平生可以將〻生活豈非小女之至願乎且吾
華賤儕豈有所謂守節又況只受其采而已未嘗與
之合巹而未識亡夫之面目守此終身亦無意味願
父親速請其人回来仍為許之也其父聞此言仍出
外舍急使人追之請金某回来依女言許之金某大
喜隨即輸送萬金擇日醮禮仍作夫婦金某即見隆
之父也其女入金某之門御親戚卑婢僕恩威并行
接賓客治産業井〻有法家道益興財産漸饒未幾
生子即金見隆也見隆年稍長教之有道隨行於湾
府將校時當辛未冬嘉山賊景来之亂見隆年三十

一時適無任閑住家中其毋括見臣謂之曰今國家
多亂賊夌起於道內而汝以丈夫身寧可以袖手傍
觀乎上可以括聚軍兵起義討賊中可以自詣軍門
聽營門之指揮下可以編於軍伍戮力効勞豈可視
同他人之事而安坐於家也見臣曰謹聞命矣遂發其
家財呼召民衆制軍服作器械率義兵幾千人仍往
詣巡撫中營結陣於定州城外仗義討賊多所斬獲
賊兵之不敢西下競入定州者此人之功居多及其
城陷之日直搗巢穴蕩其氛翳道達上其功國家大
致嘉尚連拜內禁將宣傳官等職仍又直拜惠清兵

使又拜別軍職後又拜价川守价即義州之道內邑也錦衣還鄉以板輿奉其母養以官廩其道內諸人莫不欽羨云

致精誠課曉拜佛像

昔有一士姓李人徹明經業發解式年初試會試在於翌春爲習會講之工約親友數三人携冊往會於北漢之中興寺揀一靜僻之室淨掃而入處以爲專意誦讀之計李每於曉頭梳頭浴身往佛堂向佛像焚香再拜晴晴祈祝諸親友每每譏笑而李也聽之藐藐專誠致勤雖風饕雪虐天陰雨濕之夜未或一廢

其中一友意欲誑之先孝也而往佛堂藏身於佛軀之後以待之少焉李也果來焚香祈禱其祝辭蓋曰平生所願惟在一科虔誠嘿祝不敢少懈伏願靈佛俯垂慈悲之心陰施普施之力俾捷明春科而七夫支預為指示以為專一講習之地云云其友詐作佛語曰觀汝精誠一直不懈極為嘉尚明春會試所當出之講章吾當先告易之某卦書之某篇詩之某章論之某章孟之某章庸之某章學之某章當出矣汝須專力誦此可以無慮純通矣李也俯伏恭聽訖又再拜致謝曰佛降神靈肯此指教恩澤如天云云

自是以後不讀他章只讀七大文晝夜誦習忘寢廢食至於小註并皆究誦其友始雖以欺嘲之意有此假托之舉而不意其認以真箇佛教酷信至此誠有由我致敗之嘆其見欺之狀愚騃之舉一則可笑一則可悶其友人謂之曰佛雖指教七章而佛之靈吾固未可知但信佛語只誦七大文如明春會講之講章試出於此外則豈非無限狼狽耶君何酷信不徑之事至此甚乎李曰誠意所積神明亦感有此預告之異豈有無靈之理哉君勿多言第觀明春事也友人不勝悶迫吐實告之曰君之祈禱非狂則癡故吾

以一時戲弄之心藏身于佛軀之後假托佛語而括
七大文告之此非佛告也即吾之所爲也不意君篤
信如是萬言難迴何其愚蠢之極而迷惑之甚耶吾
誠悔之無及君須通讀七書無至臨講見敗之地望
哥至可孝曰不然吾之一片精誠天地之所共鑑神
明之所共燭天地神明欲預告會講時所出之章使
之前期講習而既不能諱々然面命敎使君而代傳
此猶尸傳神語而工祝致告之意也由是論之君則
雖出於戲弄之擧而非君之所自爲也天實使之神
實命之君之語即天神之語也雖譏語嘲笑四面沓

至萬無回聽之理矣自是閉戶謝客獨坐一室心誦口讀只是七大文翌春會講時李入坐講席少焉講紙自帳裏出來急急開視講章則書出七大文而即昨冬所講之章也李不勝大喜不復運思即爲高聲大讀并音釋前註不差一字一吐一口氣盡誦之如輕車之驅熟路駿馬之走峻坂也試官大加稱賞交相擊節至於扇墜皆落遂各出通栍以七純通登第自設明經科以後初有之云

誦恩德每飯稱閔爺

太醫安孝男早遊公卿士大夫間有名 孝廟違豫

屢進藥輒有效特除僉知歸老于海西之載寧年九十而沒仍葬焉伊後十年歲辛亥大饑時驪陽閔相公按海西節安盖嘗有勞於驪陽家者一夜驪陽忽夢安君來訪不知其已死欣然叙阻如平日安曰歲大祲闔族百口將填壑顧大爺特垂哀憐而救活之驪陽矜惻而諾之又問若家屬今在何處曰賤孫名世遠居在載寧之柳洞云酬酢未了欠伸而覺乃一夢也大異之遂呼燭而起擁衾而坐即書載寧柳洞安世遠七字以識之其翌日發關本郡曰某之孫某居某村者即爲起送本郡倅見關文意世遠有罪捉

來即發差使星火押送于營驪陽見而笑之使之前

從容問之一一與夢中語相符不爽毫釐遂語以安

君夢告事仍帖給五十斛米其他雜物亦稱是各邑

守令之以賑事來營下者聞之皆異其事而欽其義

亦各有所饋遺其數不些驪陽遂命悉輸置于其家

世遠百口得以全活且以其餘置田奉其祖之祀自

是以後安家老幼每飯必先祭之上手祝曰是誰賜

也齊曰閔監司大爺閔監司大爺如是而後敢食遂

成家法至孫曾亦然人或問其何故如此則曰自祖

先以來如是故不敢廢而實不知何故問閔監司姓

名則亦不知為誰某之

　班童倒撞藁艸中

某郡邑內有一班童家勢零替父母俱沒零丁孤苦而粗知文字每往依於本郡吏房家贊其文簿之勞僅僅糊口邑內有一川越川邊有一民家其家有女長成而姑未定婚一日其父母為覲其親戚婚事一時俱去只其女在家中漂澼班童自前習見而心慕之瞰其女之獨在潛往其家自後抱其女腰其女曰我知道令之意矣吾其與常漢作配得配於兩班則豈不榮華歟今不必如是無禮我已心許之待父母

還當議婚擇日依禮成婚歸而姑待之班童然其言
遂諾而歸其父母歸其女以其委折告父母將請吉
行禮其女外族遠寸有某漢悅其女之容顏屢度求
婚而女家終不聽令聞其女與班童約婚一日誘致
班童縶其手足以襪塞口倒撞於藁艸積堆之中一
日其女不見班童往吏房家問之亦不在焉大生疑
惑即走其外族某漢之家謂之曰汝家藏置某道令
於何處斯速出送其家大言發明又加罵詈厥女略
不採聽遍搜其家內外皆不見轉入後庭撤其藁堆
則班童果然倒在其中面如死狀喉音欲絶急爲拖

出先發塞口之襪次解手足之縛背負歸来安置其
家使其母調息之渠則直入官庭節節詳告其首尾
官家大加稱嘆厥漢發差捉来嚴刑遠配優給婚需
俾待班童之甦醒而成婚焉

鄉弁自隨統帥後

龍仁有一武夫志氣磊落又多權術一日聞新除統
帥不日將辭朝乃具騣笠虎鬚筒箇刀鞭之屬又買
駿馬一匹及統帥行過前路武人乃具戎服櫜鞬出
迎路左統帥顧問曰彼何人斯武人鞠躬前進曰聞
使道將赴任統營故小人願為隨陪敢此来現統帥

覘其人容貌俊偉聲音洪暢衣馬赤輝煌笑而許之後隱裨將無慮數十人無不目笑之武人小不為嫌日日隨行與諸裨輩朝夕問安統帥上營翌日朝仕後營吏以軍官座目板呈上統帥環顧諸裨輩曰君則以何人之請而來也對曰小人某大監之請也又問其次對曰小人某大監宅人也次第盡問未及武人曰君則何為而來也對曰小人即龍仁中路自現而隨來者也統帥點頭隨所請之緊歇劃房任之優劣最晚只餘一薄窠姑以武人差之未幾自京來者或以任薄而求去或以姑寵而辭去所闕之窠稍稍

移劃於武人屢月任事詳察所爲則見識通達做事
勤幹人品才局俱非自京隨來者類於是益信任之
腴黨緊任多或換差所親裨將輩交謁更諫一不動
意益加親信營中諸務盡爲兜攬依期漸迫忽於一
夜不告而走於是諸裨將一齊入現曰使道不信小
人輩而偏信不知根着中路隨來者一營錢財盡付
渠手今乃一夜潛逃世間寧有如許虛浪之事乎譏
笑之聲左右迭發主帥使諸裨點檢各庫留在則無
不蕩然主帥茫然失圖只仰屋長歎而已未幾依滿
遞歸時當庚申之際朝著換局午人盡爲斥退此師

亦南人也盡失攀援仕宦無路落拓數年家計剝落
斥賣京第出居南門外里門洞舊日親裨無一人來
見者朝夕屢空憂愁鬱悒日閱前窓俯瞰大道一日
見有人乘駿馬卜馬一馱從者五六人向南門而上
者俄而直入里門洞口直入自家大門內據鞍下馬
乘階上廳入房而拜見之統帥答拜坐定其人先問
曰使道不知小人乎統帥愕然曰果不知也其人曰
使道不記年前統制使到任之行中道迎謁而隨去
者乎小人即其人也統帥始乃大覺未暇責其盡輸
營物不告逃走之罪當此窮途喜其來訪遽問曰君

於其間往何處今何故來訪耶其人曰小人以八面
不知之人自薦而隨往羣議衆笑四面沓至使道一
不採聽偏愛任信小人頑非豚魚豈不知感乎第觀
時勢使道非久當此境界以如干廩俸之餘爲歸家
幾年之用乎故小人爲使道別辦一計爲報德之地
而若先告於使道則使道必不許之故小人果知欺
罔之爲罪而亦不暇恤爲潛輸營財往某處得一別
區設置庄所諸般經紀今已整頓敢來請使道往
居其家以終餘年使道自量今居此世仕宦路阻飢
困轉甚安能鬱々久居此乎願使道熟計之統帥聞

言尋思半晌儘覺其言有味遂許之於是武人命率
来諸僕精具飯食二床一則進於使道一則進於内
間留三日收拾家藏備具轎子遂與夫人一齊起行
隨武人裝行幾日轉入山谷中逾越山脊前當太嶺
統帥心雖疑惧而到此地頭亦無如之何矣武人先
登嶺上下馬統帥亦追到下馬見四山周遭平野廣
濶瓦屋櫛比禾稼滿野武人指示曰此使道所處之
家又指其傍曰此小人所居之家一坪田畓自某至
某是使道宅所當收者自某至某是小人所當收者
統帥見此心目恍惚笑顏始開遂下嶺入其家房堂

精灑制度奇妙入見内舍亦然前列各庫盡為封鎖武人指首奴分付曰汝之上典主令此來臨汝輩等各入現身於是豪奴十數人一齊現謁又召女婢亦如之命納各庫閑金遂與統帥輪行開示曰此則葉庫此則葉封米穀藁草充積庫中復入内舍則夫自欌籠釜鼎等物細至日用雜物無不畢具於是統帥夫勸樂之武人又請往見渠家閣架雖小而精灑則無異矣自此日多往來武相與博戲或共往觀稼歡情無間一日武人曰使道既在此中今安用使道小人為哉請相與為平交何如統帥亦喜之優遊終老

逐官長知印打頬

湖南一守宰政令嚴急刑罰苛酷人皆惴〻不保朝夕累脇而息重足而立一日首吏聚官屬而謀之曰官家政事顛倒刑罰殘酷一日莅官誠有一日之害若過幾年則非但吾輩將無遺類村里擧皆離散如是而何以為邑乎盡謀所以逐之就中一吏曰如此如此則何如衆皆大喜曰此計大妙遂爛熳相約而散一日其倅朝起受仕官訖適無公事獨坐着書不意年少通引近前擧掌打其頬其倅大怒呼他通引使之捽下諸通引面〻相顧無一從令者又呼吸唱

使令輩擧皆不應掩口笑曰業前主失性乎豈有通
引手打業前主頰之理乎其倅本以燥急之性重以
憤怒撑中推窓擲案大呼亂嚷擧止駭妄言語胡亂
通引輩奔告冊室曰業前主忽生病患不能安靜大
發狂譫見方大毆云其子弟及他冊室蒼黃上來則
其倅作起作坐或手打几案或足擲窓戶動止狂嚷
萬分殊常見冊房人之上來語其通引打頰官屬拒
令之事而憤氣所使語無倫脊且以心火大動眼睛
皆赤遍身流汗滿口流沫冊室輩見此貌樣狂病之
發十分無疑且以通引事言之既非目覩揆以常理

似無是事遂從容近前告曰大人且安坐靜養通引輩
雖沒知覺無人事寧有打頰之理似涉病患矣其父
倅又不勝憤怨大罵曰汝非吾子也汝亦爲通引輩
所蹴乎速速出去更勿現形也其子乃邀邑中醫人
請診脉服藥其倅拒之曰吾有何病而欲使之服藥
乎罵醫却藥終日跳踉自冊房以下皆認以病患誰
復聽信其言乎今日如是明日如是忘寢廢食眞成
狂病邑村官民無不知之監司聞之即爲狀罷不得
已治行上京歷見監司監司問曰聞有愼節今則如
何其倅曰某非眞病也方欲引出某事之顚末監司

遽揮手却之曰厥症更發矣須速〻起程也未敢畢說而辭退還歸其家靜思其時之事不勝忿恨而纔欲發說輒歸之以舊病復發便欲邀醫問藥終不敢發諸口頭及至衰暮之境以為今則年深歲久已屬先天雖復發說寧或歸之於舊病乎乃會諸子語之曰某年莅某邑時通引輩打頰之事汝輩今亦以狂症知之乎諸子輩愕然相顧曰大人此證許久不發今忽復肆此將奈何顯有憂悶焦迫之狀其人遂不敢復言仍為大笑而止終其身含忿而不能明其心云

憾宰相窮弁據胸

昔有一弁無他親知只得出入於一宰相家且有年矣逐日勤仕專主一席其宰相進掌兩銓三子皆登第長為承旨次為玉堂季為翰林而命途奇窮一未見效雖有當窠或為勢家之請所壓或因屢世親誼所奪仾望亦未見擬而厥弁不敢怨尤進謁惟謹自以為孟嘗君知己其宰相忽患風證屢朔沈篤不起其弁遂來留其家專意侍疾閱月跨朔一直不懈藥餌之煎熬衣服之脫着皆親自着檢供俸雖有許多門客及傔從其宰相以為他人皆不如此弁之伶俐敏捷

須臾不使離側夜亦和衣暫睡而已便尿之放坐臥之際亦必躬自扶持毫無倦厭之意苦悶之色其症漸漸沉苦言語訥澁傍人莫能諦聽別症層生舉家遑遑連日達夜之際一夜則三子不勝疲困各歸休息傔從奴隸舉皆困眠房中只有武弁一人相守而嘿嘿念自家身世不勝悲涼渠於此窂相親非子侄賤非僕隸且出入門下幾近十年一未蒙恩而一病十朔徒效勞苦孝子慈孫不能過此世間寧有如許哀憐可笑之事乎又念病勢萬分危重實有頃刻之慮更無餘望於他日仍生怨恨之心長嘆數聲遂據

咩宰相之脳堂拔佩刀擬其頸而數之曰吾於汝家有何前生業緣而屢年勤苦未見分效今者屢朔病患專誠侍疾所謂汝子承旨翰林輩豈有如我之至誠扶護者乎然而一無感德之意不安之色如此之漢胡不遠死仍匣刀而退咩於一隅其宰相口雖未言精神則自如觀其所為聽其言語不勝憤痛亦無奈何少焉諸子輩上來問候其宰繞經俄者光景病中添以忿恚氣息喘喘承旨問于武弁曰病患比俄者有氣喘之意未知有何失攝而然歟武弁曰別無失攝俄者放小便一次後似有入睡之意忽咳嗽數

聲而覺〻後氣息如是矣宰相聞此無非白地做謊
尤不堪忿〻雖欲有言而不能成聲誠無奈何仍以
手指自家腦膛又以手指武弁顯有欲言之意宰相
心中則形容俄者武弁之所爲而傍人之觀之者豈
能知心中之事乎只認以彼弁積勞不能暫忘日後
善處之道預爲付托而然齊聲對曰雖非親教此弁
恩德雖剸身剮肉有何可惜當極力拯濟俾有所成
就矣其宰聽之連以手揮之又指腦膛及武弁雖萬
番如是諸子輩何以知其本意乎只得諉以病中虛
擲之手矣其翌其宰仍不起過葬後三子交相吹噓

逢人輒托其冬都政拜宣傳官仍為序陞慶興州郡官至閫帥云

捉盜僧箕城伯話舊

黃判書仁儉為平安監司時道內某郡有殺獄而不得正犯者有年蓋其邑班族婦女成婚未幾其夫病死其婦女窆葬之後搆草廬於墓側獨泣守墓晨夕哭泣必盡其哀朝暮饋奠必致其誠其墓距其家不遠而道路觀者莫不哀之一日為不知何許人所刺殺本邑聞即來檢用刃之驗分明而盜身不得捉不知何人所為黃判書少時讀書山寺與一僧相親密

下山後頻頻入城來現來則必留數日與之談諧及爲西伯其僧又往拜焉留置册室每於公餘無論晝宵必與之談笑而每以寃獄之不得成案爲念意謂雲遊之僧必有風聞之事一日從容謂僧曰某邑有如此如此之疑獄而正犯在逃多年跟捕尚未推捉汝是出家之人道路流傳之言或有得聞者否其僧雖以無所入聞仰對而細察氣色頗有可疑夜深之後屏退左右執手促膝謂之曰吾與汝交自少及今屢十年餘契分甚密情義相輸肝膽相照汝於吾豈可一毫相隱須從所見所聞一一詳言之夜深人靜

傍無聽者言出汝口即入吾耳寧有漏泄之理旁般遊說厥僧思平日之情誼聞今夜之情談言之似無害遂盡吐其實狀曰小僧果於年前往來之路一番撞見慾火忽盛悔其孤弱乘夜突入欲強汚之其婦人抵死力拒小僧忿其不從遂抽戒刀而刺殺之仍即亡去矣言訖黃判書即大聲呼左右曳出此僧數其罪而撲殺之以雪其烈婦多年之冤當時議者或以為難或以為薄情云

雪神冤 完山尹檢獄

昔年某台為全羅監司一日約本官夜話于宣化堂

夜深後本官辭退監司旣下退令方纔就寢忽聞有女子哭聲甚悽絶自遠而近入于三門之内哭聲遂止而似有人跡次〻陞階上廳開門而入擧頭視之乃朱笄女子黃衣紅裳姿色殊姝問之曰汝是人耶鬼耶何爲而來其女對曰小人即本官吏房之女也家勢稍饒母死而小人之父更娶後妻生一子更有繼母之同生利小人家之財物有傾奪之意而只爲小女在家小人之父又偏愛小女故其計莫售月前小人之父以官家分付出往他所計其往返當爲五六日矣小人繼母與其同生共爲謀議詐令小人

出户揭粘暗送背後舉来挽而擊腦即刻仆地腦裂而死於是歛以此衣入于棺中埋之於十里官路之傍土尚未乾小女之父跋事歸来尋小女不見問于後妻則荅以君去數日忽焉胸腹急痛不終日而死小人之父不知委折只一塲痛哭而已伏乞使道爲小女得洩此寃敢此仰達監司遂問其父之姓名又問其繼母同生之姓名仍曰吾當爲汝伸寃其女遂再拜而退不聞哭聲又不聞足跡遂呼燭起坐送通到手本官急速進来本官纔自營門送客陪諸至於夜深又醉飽而歸方解衣入睡神魂朦朧之中忽聞

上營通引以使道分付使之急速進來大驚起來曰不知俄間有何許大事而有此急遽顚倒衣裳蒼黃進來則監司明燭坐待入現問有何急事監司曰有時急閱檢之事須即地發往官十里路傍待天明行檢以來仍以小錄授示之本官視之乃錄名小紙也本官即爲還衙發健校壯卒依小紙錄名出不意而掩捕之嚴鎖長枷驅往十里路傍新塚發掘其墳土破棺開檢出屍體於平地次々開檢則乃是十五六歲女子面色如生仰面無一傷處翻屍而見合面則頭腦裂破血髓尙未乾遂具屍帳乃書見其小歛

衣裳如昨夜衙見遽捉吏房及其後妻之同生者簡

簡嚴訊其女娚妹無敵叢明一一承服遂并打殺之

吏房則責其不能齊家之罪而流配之營邑大小民

人莫不稱其神明焉

崔崑崙登第背芳盟

崔副學昌大非但文華風就才名溢世而容貌出衆

風彩動人未第時節届暮春謁聖有命因事騎驢而

出行過某坊忽有不知何許人趍詣驢前納頭便拜

崔問汝是何人吾未記得也其人曰小人即紙廛市

人姓名某也未曾一次問安而竊有衷曲可白之事

非從容則無以盡情小人之家即此家也極知惶悚
而敢請行次暫入休憩焉崔異其言遂下驢入其外
舍房室瀟灑書畫滿壁坐定其廛人鞠躬前進曰小
人有一女息年纔二八薄有姿色畧具才識而平生
所願欲爲少年名士之副室故尚未有定婚處矣昨
夜渠夢正草一張忽地飛揚而化作黃龍向空飛騰
而去覺而異之搜得夢中化龍之紙十襲封置自以
爲今番科擧以此紙觀光者必占高第將自擇而授
之仍作小室云而小人家適在大路傍自早朝淨掃
行廊一間垂簾于外窓終日出坐覘望來之人適見

書房主行次過去急招小夭顧邀行次故所以唐突
敢請也小爲進一大卓飲食皆奢麗又出現其女子
花容月態真是傾城之色而眉目清朗擧止閑雅類
非閭閻間賤物其屢人又跪進一張正草曰此是小
人之女夢龍之紙也科日行且近矣書房主以此呈
券則必當嵬捷須於唱名之日勿以畀微爲嫌即備
轎軍卒去此女永作箕箒之奉遂平生之願千萬望
祝崔既慕女色之出羣且喜夢兆之非常遂滿口許
之丁寧牢約而去及當科日崔携其正草入場抽思
揮毫頃刻寫呈遂占魁元御前唱名擲花賜樂其大

人議政公後拜出來仙樂喧天榮光耀世至其家軒
軺塡門賀客盈堂歌童舞女羅列前後珍羞綺饌交
錯左右管絃助歡優倡呈技觀者如堵盈庭溢巷於
焉之間日色向昏賓客稍散崔雖心不忘向日丁寧
之約而終是少年人事知慮未周嚴不敢告其由於
大人且緣紛忙忩擾自下周旋亦未及焉方且趦趄
恨嘆之際自大門外忽有哭聲甚哀只見一人椎胸
放聲直犇入大門內下隷百般驅逐而其人尤且哭且
語謂有至寃之事將白活於先達主云而限死鑽入
其大人議政公聞之不勝駭恠使其人止哭而進前

問以汝有何許寃痛之事而當此宅中慶賀之日作此駭怪抹撥之舉乎其人且泣且拜呑聲而對曰小人即紙廛市人姓名誰某者也因將渠女夢龍之事及與崔相約之事細述始末且曰小人女及當科日自朝不食惟榜聲是待頻探其書房主登科與否故小人連為探之道路則宅書房主果為壯元及第納實無疑仍傳喜報於渠〻乃歡天喜地惟待備轎來去之報看〻日將暮而無消息則小人女乍臥乍起如癡如狂更無他語唯長嘆數聲小人不忍見其狀多般曉之曰唱名之日例多紛擾賀客盈門酬應浩

繁無暇念及於閑漫之事書房主之暫爲忘却固亦
不是異事雖或不忘而緣忙未及周旋亦無怪焉吾
當往賀某宅仍探動靜亦爲未晚矣其女曰如或中
心藏之則寧有因撓忘却之理如有深情則雖甚忽
忙借轎乘去不過一分付間事豈無其暇乎其書房
主心中已無小女故尚無消息又既忘我無乘去之
意則自我先探不亦着乎緣我往探雖或强勉乘去
亦有何滋味之可言乎百年同歡情義是恃而芳盟
未寒有此渝變更又何望於他日乎吾意已決勿復
更言仍入房内自結而死小人悲恨填胸哀冤徹天

敢此奔告云云崔相聞之大致驚駭不勝悽惻良久
無言乃招其子責之曰此是何等大事而汝既與彼
相約有此背渝世豈有如此沒風流無信義之人乎
薄情甚矣積寃極矣吾初意則期汝以遠到以此事
見之無足可觀何事之可辦何官之可做乎咄咄不
已又曰卽爲盛備奠需爲文一通備述知罪催謝追
悔莫及之意往哭於屍前殯殮之節亦爲躬檢俾得
無憾少贖負約之罪用慰不瞑之恨至可至可又爲
優給棺槨衣衾葬埋之需使之厚埋其後崔官至副
學而早卒

車五山乘興題畫屛

月沙李相公朝天時從事極一代之選車五山天輅以文章預焉韓石峯濩以名筆從焉行至瀋陽聞一富人以萬金粧彩屛一坐錦綵燦爛金碧輝煌乃邀天下名畫〻紅碧兩桃〻間畫鸚鵡一雙方求天下文章與名筆欲寫畫題而未得其人蜀聞中有二士以名筆擅名天下方資厚幣往請姑未還而其屛則在於其家人有求見者必出示云車及韓聞之詩思滔〻筆興勃〻不可遏往仍請求觀畫本及粧纊曾所未見之緞畫亦逼真見此又不勝其興五山謂石峯

曰我詠畫題君須揮灑也所謂蜀中文筆未必勝於吾與君也遂瞰其無人石峯磨墨濡毫五山鳴吻鼓喉題七絕一首于其上曰一樣桃花色不同難將此意問東風其間幸有能言鳥為報深紅映淺紅石峯一揮而畫仍即驅車向燕京必焉其主人來見其壁抹大怒曰吾不惜萬金粧此屏方求天下第一詩文與筆畫以為傳家之寶畫則幸得而詩與筆政待蜀士之來何物朝鮮人渠敢大膽偷我不在污我至寶如此哉方咄〻而嘆憤〻而罵必焉蜀中兩士來見他人已先着熟視良久即起下堂恭行再拜之禮嘆

曰此真是天下文章與名筆也吾輩則風斯下矣不敢當也仍閣筆而退其主人方認是真箇名筆與文章大喜厚備潤筆之資待使行回還邀請車韓兩人百拜致謝厚遺幣帛自是五山石峯之名擅於大國無敵於天下云

武擧聘辭屈試官

一擧子應武講適拈夷齊採薇之歌考官問薇之爲物只食其體食薇者孰不折取其體而夷齊則獨採其根其義何居擧子曰先生其真不知而問之耶抑亦知而試問也否薇之食體古亦今也豈有夷齊獨

不知也周人之食薇豈乎其體而夷齊之食薇獨不
豈其體而宜乎根也周天雨露滿溼其體以夷齊不
食周粟之義豈肯食其體也是以棄其周體採其殷
根遂以殷士歎殷歎終殷節未知先生以伯夷之節
折薇而食體則可乎不可乎考官之問則以採之一
字不過歎弄武夫以見其語塞而已不曾有別般可
疑之端矣穿通有理之答忽出於自家所料之外大
驚遂更問曰伯夷餓死之日以干支計之在於何干
何支曰庚午日也考官曰何所據也舉子曰法華經
云凡人之不食而斃者男則七日女九日商紂之七

在於甲子日宜素齋之自甲子日廢食而甲乙丙丁戊己庚則庚午之日即法華經所謂男七之限是以知之試官大異之不計武技之高下以講義之第一擢為魁甲

鰥班弄計卜隣寡

昔有一鄉班中年喪耦家貧不得繼娶其對門家有民家寡女無親戚子女家貲稍饒鄉班有意於卜妾多歧通媒而厥女亦年既老大家產不貧無意於更嫁誘之萬端終不回聽一日厥班招其隣居勤農之素相親熟者語之曰吾欲得彼寡女以為別室而厥

女終不聽從無可奈何今授汝一計汝須如此如此勸農許諾而去時當農節早晨勸農來叩寡女之門語寡女曰今日吾將移秧主人之牛必爲見借寡女自是財力裕足不藉他力凡屬器物一不借人一鄉之人無不疾之聞勸農之言曰吾亦今日移秧不可借牛勸農不問曲直即入牛牢而牽出厥女不勝忿怒未遑衣服單袴跣出追去厥班瞰厥女之出門以赤身直入厥女之家蒙寡婦之衾而卧寡女追及勸農奪牛而歸無數罵之勸農故爲追來懇借不已厥女一向罵辱如是之際日漸晚矣左右隣里聞其爭

聞之聲盡出觀之滚到寡女家前其隣里無非勸農之偏也人皆為勸農一言而厥女一向發惡滿庭喧聒厥班條々赤身擁衾起坐露出肩髆斜戴寢冠推窓大聲曰何許恠漢敢此來喧聒勸農仰視之乃隣居某生員也即趍進拜謁曰小人實不知生員主來宿此家也觀光諸人無不相顧有駭惡之者有譏笑之者一并散去又暗々相語曰厥女假稱守節潛通彼班者想已久矣其寡婦亦事出意外一邊錯愕一邊詈罵毀節之辱無辭可辨厥班晏然而起更整衣冠緩々歸去寡女不勝寃憤呈訴于官々召致厥班

詰其顛末而造之言此曰丁寧彼曰暗昧無以卞其真僞乃招其隣里以參訂驗同然一辭更無可疑遂乃分付曰無論如此如彼寡女之改嫁不是異事彼是班族爲妾何妨鰥夫寡婦兩得其耦亦是好事更勿呈訴與之同居厥女更不敢一聲稱冤纔出官門疾視厥班罵之曰到此地頭不得不同居而生負丟之臆志可謂天下大黨賊漢甭

驕鄉儒朴靈城登科

靈城君朴文秀兄弟皆不足於文筆而僥倖聯參於監試解額其兄憂之曰吾兄弟皆無文無筆又無器

具可以買文買筆會圍將近何以觀光試靈城曰一
場文筆皆吾兄弟文筆也當日呈券何憂之有試遂
日〻出入跡遍城内探得某鄉之某士巨擘某鄉之
某儒書手而皆無初試冒入者拚谿曲逕求見巨擘
書手一識其面及當試日兄弟各持試卷一張首先
入場坐於路傍見冒入者入來則輒起迎而語曰托
禁冒入無乃未安乎如是者凡四次其主人及冒入
者滿面通紅畏首畏尾懇乞其官村無事朴曰吾兄
弟試券作之書之則可幸無事矣仍曰此則吾兄之
巨擘此則吾兄之寫手各自排定其擘及筆不敢出

一聲各展試券一人呼之一人書之須刻寫出文不加點筆亦無欠遂得聯壁於會榜其後增廣靈城又得初試而會試則尤無以觀光際聞湖西一儒為策文接長得鄉解而上京留旅舍往訪之語以當赴會圍會工不可不略為收拾而若無同接相長之益得聞高名嫻於長文頗同做若干首以為肄習之地其人許之靈城雖短於製述自有記誦之才寓目輒誦乃送相親人倩策題一道默記于心中翌日又往曰會日漸近可自今日始工試出一策題也鄉儒曰吾雖略解策工而至於策題則京華眼目似勝尊須出

之如何再三推諉靈城始遍閱諸冊若構思様沉吟
半晌始乃呼寫〻畢乃曰今已日晩自明始做如何
遂辭去又要所親人倩中頭已上懸記于中其翌又
往與之會做畧費思索旋卽寫出如是四五日鄉儒
初則以京華少年藐視之及見其出題及所作文華
富贍詞采爛熳便一雄文巨筆自不覺望洋之嘆一
日則方且出題構思之際有一毛笠下人氣喘〻走
来問朴書房主何在朴視之則乃自家奴子也喘〻然
慌忙告曰内上典急患胸腹痛實有須刻難保之慮
請書房主火速行次爲朴乃謂鄕儒曰室人此症係

是本症一發必至十餘日委痛不可不急々往見問醫用藥第往觀動静更當來做云々遂辭去此盖托辭也過了十餘日始乃又訪曰室憂今雖少差猶未可釋慮且會期無餘無以更做極為悵嘆須於會日相期於場外以為同場之地如何鄉儒亦仰以高手意以為若得同坐必有利益欣然諾之及當會日靈城携一空石一正草坐於場中門外目見其鄉儒之往來而視若不見或四面與他人語不為接談其儒見如此貌樣嘆曰京華士大夫誠無足恃矣既丁寧相約而臨場顯有訑々之色恐其有害於自家之科事而

然否遂躬注其傍先自接語曰見人之來而外面何
也同場周旋既有宿約而如是冷落顯有外之〻意
何也靈城心中則惟恐其人之不同入而外面假示
罷勉許之〻意遂入場同坐一席未幾題出各自起
草未半靈城謂鄉儒曰做得幾許曰做至中頭矣仍
出示之曰如有疵病須詳教之朴將自己所草摺置
於方席之下而每字以墨塗抹使他人莫能諦視畧
覩鄉儒之草未半券持而起曰小便甚急諸少從之
吾之所草者在於方席之下須出而見之也遂起身若
放溺樣避坐於所親人雨傘之下揮帳之中親自展

恭寫之蓋增廣正草歷書之故雖怪拙荒雜無所拘
爲逐條以下則又謄他人所作仍爲呈恭又得高中
至戊申亂以從事官錄揚武勳封靈城君官至判書
而平生多權術善談諧以善行繡衣至今得名云

御使命李尚書亨春

李判書益輔與某台生同庚居同巷幼同學長同業
以至上庠登第無不同年內翰瀛舘亦皆同選地閥
儀表文翰物望人莫能甲乙李台與某友伴直於玉
署互相自勝莫肯相下乃相約曰吾輩自幼及長無
一不同無以定其優劣聞南原有妓名某者爲國中

一色云以此妓先着鞭者爲第一云云未幾某友爲全羅左道京試官而乃是他人看頭之代試日迫近明將辭朝試邑即南原也李台適在直中聞之大驚嘆直欲即地飛去而無可奈何深致慨嘆以爲今則勢將遜某友一頭此將奈何咄咄憤痛達宵不寐其翌曉某友爲試官下直歷入直所意氣揚揚顯有壓倒之意大言夸張曰從今以後吾可以勝君矣李台雖强作大談而垂頭喪氣自不覺氣縮縮然少頃忽有入直玉堂李某入侍之命乃顛倒赴台則自上授封書一度及鍮尺馬牌等物李台大喜意必湖南繡

衣即刻直出南門外拆見封書則果是湖南左道暗行御史訐其日子則某友當於某日入南原必於當日內起程倍道疾馳方可以先某友入去矣送人裨將未暇知委急報家中先持若干盤纏率伴倘一奴子一健步發行送人裨將及盤纏衣服則送後直送于南原地事報于家中無程趲進某日午時抵南原邑探京試官行止則今朝繞入來云遂急急廣探得數三件事直為出道於客舍伊時上自官家及試官下至邑村吏民未聞御史先聲擗地出道皆蒼黃忙急一邑震蕩遂拿入吏房座首各倉色畧畧治罪後

自本邑定入隨廳妓案名而見其座目則無厥妓之
名遂拿入戶長問之曰南原乃國內色鄉御史是第
一別星而今者隨廳妓全不成樣須速〻換定以入
也御史分付誰敢違越乃換定以入而亦無厥妓名
字御史大怒戶長及首奴首妓一并拿入喝問曰吾
知汝邑有妓名某者而再換隨廳猶不來汝邑擧行
萬〻慢忽某妓須斯速現身也戶長等白曰某妓京
試官使道已定隨廳不使須臾離側故不得定入云
〻御史愈往愈怒令別造三隅杖戶長首奴妓等縛
坐於刑機上厲聲曰汝輩將此妓藏於何處假托京

試官隨廳終不現身手萬〻驍痛萬〻無嚴若不即刻待令汝輩將死於刑杖之下遂令進善杖者限以十度内打殺威風凛〻號令如霜舉邑戰慄戶長首奴首妓家舉族及三班官屬並詣京試官下處涕泣號訴曰三人性命今在頃刻伏乞京試官使道特垂哀憐之念大施諸人之德暫令出給某妓則謹當現身於御史道以免罪責少待御史道威令之稍定趂夕間某條還爲牽來使之隨廳暫許出給俾完三人將死之殘命千萬至祝至祝京試官不忍厥輩之無罪將死又念若不出給某妓而御史果打殺某漢則

不無由我之嫌亦有埋怨之慮且所謂御史不知爲誰某而若因一妓之故遂成平生之慊則亦是不美之事遂出給厥妓曰吾特念汝輩之將死暫此出給現身後須即率來也厥輩歡天喜地百拜致謝曰上德如天殘喘得保一番現身之後何敢不率來守遂將此妓現身于御史御史大喜見之則果是絶代妙色也遂下吏奴輩屛退左右圍繞夫屛風於大廳之中携厥妓入于其中爛熳作戲雲雨既畢命入肩輿而使某妓隨後直向京試官下處而以扇遮面直至廳上下輿呼其友曰今果何如吾果快勝矣京試官

雖聞御史之出道實不知御史之爲何人而李台則自家下來時入直玉堂也今日之行尤是不意今者料外逢着喫了一驚且念其妓之先着已讓一頭尤不勝憤痛面色如土幾乎氣絶云蓋自上亦聞李台與某友相約之事故於京試官下直之日特遣繡衣俾得以争春云